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9.05.005

辅时及物 ——林纾古文创作述论

王婷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 林纾因翻译西洋小说而声名鹊起,他的译作受人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深厚的古文根底。综观林纾《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他以重理尚情为主旨,传承儒家之道,揭露社会痼疾,抒发个人情志,而其中的创作方法亦多与《春觉斋论文》中所论述的古文理论大体相契合。通过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篇目加以分析,阐明林纾古文的创作成就。

关键词: 林纾;古文创作;《春觉斋论文》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9)05-0433-08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 and serving the society: On Lin Shu's ancient prose creation

WANG Ting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Lin Shu rose to fame for his translation of western novels, and his translation was highly regarded, to a large extent, because of his profound knowledg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Lin Shu's "The Collected Works from Weilu Studio", "The Sequel from Weilu Studio" and "The Three Collections from Weilu Studio", it can be revealed that he based his works on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ruth and emotion while inheriting the Confucian way, exposing social problems, and expressing his personal feelings. In addition, the method of creation is also in general agreement with the the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discussed in "Critical Essays on Literature from Chunjue Studio". By selecting som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for analysis, this paper aims to clarify the achievements of Lin Shu's ancient prose.

Keywords: Lin Shu; cre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Critical Essays on Literature from Chunjue Studio

林纾的小说翻译成就斐然,对当时社会民众及文化心理影响甚巨。他的翻译作品之所以深受喜爱,与其深厚的古文创作根底相关。姚永概《畏庐续集·序》曰:“畏庐名重当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1]605}高梦旦《畏庐三集·序》有言:“畏庐之文,每一集出,行销以万计。”^{[1]642}可见,纾为世所重。钱基博所言“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2]161},并非溢美夸张之辞。本文以《畏庐文集》《畏庐续集》及《畏

庐三集》为本展开论述。因畏庐不仕,故笈牒诏令诸门不作,且平生不喜考据,“夙著经说十余篇,自鄙其陈腐,斥去不藏”^{[1]562},虽阙官中文字与经说篇章,但总体而言,集中各文类实已粲然大备,凡论说、序跋、赠序、碑志、铭箴、辞赋、哀祭等,数量丰沛,内容充盈。现将其作品划分为三类,择取数例,加以分析。虽不能涵括其古文所有篇章,求得内容之全面,但以此为牖,亦可彰显林纾古文创作之成就。

收稿日期: 2019-06-04

作者简介: 王婷(1994-),女,甘肃张掖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

一、嗣续先儒,阐彰圣道

焦循《与王钦莱论文书》云:“天下之物,各适于用。文何用?有用之一身者,有用之天下者,有用之当时者,有用之百世者。”^{[3]1138}然处飘摇坠落之时代,文之功用渐趋废弛,遑而济天下、传百世,就连嗜文如命的林纾也不免慨然:“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1]612}是以纾之古文,乃在纲纪不明、儒道见弃的背景下所作,故其将迫切的昌明道统之心,多发之为文。

林琴南将古文视作传道的工具,且以接续孟子、韩愈所提倡的道统为己命,故而其作品旨在重振儒家道德,恢复纲常伦理。此类文章,运以多种表现形式彰显:或开篇点题,直言道德的重要性;或将所说之理层层展开,阐明道理;或详征博引,或设以譬喻论之,看似平淡,实寓作者心血。如《原习》一文,通过中西方习性的比对,指出国人以忍辱为让,故受异族凌辱践踏,而西人尚武崇耻,乃积习所致,以此表明培育国民爱国之情与增进国家实力间的关系,文章开篇曰:

贤人复性,恒人沿习。欲导恒人,务端其习。端习贵有倡者,倡得其人,则下亦风靡矣。王豹、绵驹、华周、杞梁之妻,一歌苦之长,而感格若是其神。苟倡之以爱国,则前僵后踵,蒙万死而无挫,人将以不死国为愧矣。然非矢公推诚亦不为功。果三数巨人持之于上,人将谓不诚不公无以为民上;民亦将谓不诚不公无以为国民。积久而习成,习成则勇生而国立矣。^{[1]608}

这一番议论,是在内忧外患此起彼伏之时所发。林纾针对国家危机,沿袭孟子“性善”之论,将人分为“贤人”与“恒人”两类,指出贤人在社会中的导向作用,期以民众克制情欲而恢复善良的本性,以此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在爱国之风的倡导下,世人竞相趋之,屏却私念,为国献力,久之则国强。林纾所云可谓切中时弊,言之有据,由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风气,进一步论至国家实力。文章结尾进一步总结道:“设人人存其宁死不辱之心,彼此相虞,其中衡之以公理,又人人自励以诚节,长养其勇概,中国庶几其成尚武之习

乎?”^{[1]609}言简意赅,表达其美好之愿景。

又如《黜骄》,开宗明义即言:“盛生骄,骄生暗,暗生决。骄暗之人,而护之以决,授之柄者,必无幸矣。”^{[1]565}林纾《春觉斋论文·用笔八则》有言:“领脉不宜过远,远则入题时煞费周章。”就此篇而言,首句便阐述论之核心,点明盛、骄、暗、决四者间的关系。进而曰:

安石明古而不明势,未成而败;商鞅明势而不明祸,既成亦败。安石学邃;商鞅术胜。然肥秦而秦甘其诛,富宋而宋幸其去。骄其学术,显违于人情也。以王、商而违人情,犹莫全其身,矧非王、商而欲愚聋天下而悉就吾暗,得乎?^{[1]565}

以王安石、商鞅二人为例,论证虽学问政术深邃,以改革而造福于国,却因骄其学术,违背人情,皆不能善终。秦人快意于商鞅受车裂之刑而亡,宋人庆幸王安石罢黜宰相一职。至于那些学问功绩不能与王、商二人相比的人,想让天下之人愚昧聋聩,以就其骄暗,这怎么可能呢?此语循文章领脉展开,运以历史事实借鉴,点明有骄暗之心不会有好结果。第三段云:

明者之行决,事后或有所冀;暗者之行决,莫冀矣。富贵者,无勋业可也,求勋业以固吾富贵,喜事之小人至矣。匿欲者言义必工,浅谋者论事易动,以其术贡之骄暗,犹试火于枯管、沃盥于湿壤也。国无政而令骄暗者得行其志,吾属虏矣!^{[1]565}

“明者”与“暗者”行事方法不同,当骄暗之人与“匿欲者”“浅谋者”沆瀣一气时,则国危矣。全文字数不多,却论说透彻,中以王安石与商鞅为例,增添了文章厚度与深度。三段环环相扣,因骄暗之害,寄希望于无骄暗之人。正如谢榛所言:“长篇之法,如波澜初作,一层紧于一层。”^{[4]12}

除此,《原谤》引韩愈《原毁》语,论修养的重要性,指出:“君子所争,当在吾道之是非,弗计乎人言之是非。”^{[1]608}有制断辨别之力,内省其身,外制其行,不溺于名利,立信于众,则谤者无以为谤。《惜名》一文言得名虽易,但维护声誉却并非

易事,“不惟大不踰闲,即小德之出入,亦足为累”

[1]609,名与实符,注重细节,念师友亲人之恩,勿有声名扫地之扰。以上所举乃论说之文,林纾《春觉斋论文》言:“非所见之确,所蕴之深,吐辞不能括众义而归醇,析理不能抑群言而立干,不如不为之愈。”[5]6531细察此类文章,写作虽不出法度,结构谨严,文字简约,却蕴蓄深厚,余味悠长。据理以言,虽无沛然江河的气势,却是其“抑遏掩蔽”的体现,若发露无遗,则意境识度全无。

再如《读〈儒行〉》一文,《儒行》为《礼记》篇名,写此篇文章目的,林纾自言:“余悲夫近代之儒者,雌雄而鄙碎,一举一动均为新学少年所诟病,至不能自理于世。”[1]610近儒怯懦,饱受指摘,不能自辩,是困于《儒行》中“爱其死以有待”一语。若以为儒者重死,遇事当“有待”,实乃悖谬昏聩。琴南阐释言:

《儒行》一书,固未尝示人以爱死,所云“有待”,特不苟死于非义。文文山之累败而逃,迨见获于元,囚之数年,终不为屈,斯真能待尔。盖儒者之勇,审于义而不务为轻侠;笃于道而无取于臆张。君王之力足以摄之而不为恩;卿大夫之笼络以恩礼而不为累;有司操法以劫持之而不为病,此正所谓“不更其所”“不更其守”“不可辱”“不可夺”者也。故丈夫之成仁取义,所争者,仅在毫发。凡托言“有待”,皆自恕之辞也。[1]611

以文天祥坚持抗元斗争为例,说明何为“有待”,即心中饱含期待,极尽个人之力以达之。所待者,待自身清白,待世间清平也,故不可为功名利禄所困,不受君王侮辱,不受卿大夫束缚,不受官吏胁迫,此当为真君子。凡声言“有待”之人,只是畏缩懦弱,为自己找借口。

林纾对传统的珍视不仅体现在人的道德修养,还渗透于为官所应有的品行上。他不为官,却有很多为官之友。在看清官场黑暗腐败、宦情扫地后,即使被友人郭曾炘举荐为官,他也不愿,“盖有见于横流之亟,不愿苟禄冒荣,宁以布衣终身”。[6]卷一28眼见官员蠹害朝纲,清政府岌岌可危,他立足儒家道德,对为官所应有的品性提出个人看法。如《析廉》:

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尽官也,六计尚廉。汉法,吏坐脏者,皆不得为吏。鄙意此特用以匡常人,若君子律身,固已廉矣。一日当官,忧君国之忧,不忧其身家之忧。宁静淡泊,斯名真廉。[1]565

林纾认为,廉洁为官员的基本品性。若为官,当心怀君国,淡泊名利,莫问前程,一心只为朝纲社稷。

在以论说文论述为官之道后,林纾文集中还有多篇作品,通过官员的政绩来彰显其官民一体、以民为本的思想。如《送高梧州南归序》开篇便从侧面反映高氏受民众爱戴的事实:“同年高梧州,守梧未期年,其州之父兄子弟,礼公咸如家之长老,若不知公之官其土者也。他州之父兄子弟,又争欲迁梧州之官来官其土也。”[1]574《林明府政略》记载林旭上任之后,着手重建学校、询问民间疾苦,任职期间悉将冤狱平反,吏治清明。此外,林纾的儿子林珪任顺天府大城县知县时,他特写《示儿书》,冀其深入体察民情,宽厚待民,其中有言:“吾意绅不如士,士不如耆。绅更事多,贤、不肖半之士,得官府询问,亦有尽言者。然讼师亦多出于士流中,无足深恃。惟耆民之纯厚者,终身不见官府。尔下乡时,择其谨愿者,加以礼意,与之作家常语,或能倾吐俗之良楷,人之正邪。且乡老有涉讼应质之事,尔可令之坐语,不俾长跽,足使村氓悉敬长之道。”[1]616通过分析绅、士、耆三者的特点,以求近人情、洞民情。其于文末曰“汝能心爱国,心心爱民,即属行孝于我”[1]616,忠与孝合,此乃文人家国一体观念之体现。

事实上,林纾虽没有仕途经历,但他却是君臣纲纪之道的维护者与践行者。他晚年频繁拜谒光绪陵墓、追思君主,被冠以“前清遗老”的称号。《清史稿》言其“忠恳之诚发于至性”,“念德宗以英主被扼,每述及,常不胜哀痛。十谒崇陵,匍匐流涕”[7]13446。数年间,风雪勿阻,其文集中亦有数篇谒陵之作,尝言:“臣纾不肖,未与仕版,然恋恩之心,至死不泯。”[1]638

此外,他的一些墓志铭、人物传记之作,亦通过赞颂主人德行,表现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守护。“余身处中原芜梗之时,鞭治蠹化者,方倡为夷蔑

伦纪之说,和者麻起,虽悉力与博,莫之胜也。计唯有叙述吾乡有至行而躬孝友之君子,使狂僭寡义者,闻而发媿焉。”^{[1]671-672}如《高莘农先生传》中的主人公,其待母“不得老母一日之欢悦,心弗怡也”^{[1]629},对母亲饮食、着装事无巨细,甚至会精心检查房屋地面是否有塌陷,以免不利母行;其待弟“胡忍使爱弟独困也”^{[1]629},宁代其受牢狱之灾;其待子“未尝有疾言剧色,彬雅如师友”^{[1]630},教之以读儒先之书,匡之以正道。林纾的长女林雪,也是事亲极孝之人。据《郑氏女墓志铭》所载,祖母卧病在床时,她“凡五十馀夜弗敢就枕”^{[1]588},于近旁侍疾,后来母亲生病时,甚至用迷信的方法“焚香告天,以刀剡臂,和药进”^{[1]588}。这些事亲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已不可取,但其恋亲之诚,甚至愿以身代之的浓郁情感却是令人震撼的。值得关注的是,林纾文集中有一“合葬铭”,题为《清学生刘君腾业暨未婚守节妻陈贞女合葬铭》,节录如下:

刘腾业,字诗源,吾友刘孝廉鸿寿长子也。曾祖齐銜,以名宦称于咸同之朝。君年十六,从余读书于苍霞精舍之中学堂,君莅学即分月日为程,晨受英文及算学,日中温经,逾午始治《通鉴》,迨夜然烛复治算学,曹试皆第一。君白皙玉立。为史论,论历代兴亡,咸得其关鏊。庚子,余客杭州,明年辛丑,君以疫卒,年十八。母陈夫人为部郎陈公宝璐妹,陈公才君,能以第三女鉴贞妻之垂婚矣,而君被疫死。君初避疫于舅氏家,患作,以舟归,陈公饬家众勿骇女。女预闻变,积三夜勿睡,挟铅粉自随,将潜吞以殉君,事泄得不死。五月二十四日凶问至陈公,复戒家人勿声女。探诸婢媼,得实而恸,矢言归刘氏。陈公悲,出昆山归氏《贞女论》、盱胎王氏《贞女议》止之,女弗顾,谓情正即所以为义。^{[1]628-629}

此篇墓志以叙述人物事迹为主,省去传统以大量篇幅追踪先祖的方法,描写贞女一往无前又颇具唐传奇的笔法。在儒家传统体制的限制下,林纾浸渍于古却不拘于古,刘君与贞女未完婚,合葬于理不和,若为此而做合葬铭有可能遭人诟病。

然而,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夫妇伦常见弃,贞女虽未嫁但其情正,故林纾有感于贞女的真情,大胆创作此合葬铭,在末尾有言“此合葬之铭,实自余启之,古人无是也”^{[1]629},实则是立足纲常,张扬真性情。

“在这种划时代之变化中,追求个人权利、男女平等思想显然与传统人伦关系是两条鸿沟,因此,是否从固有的圈子中跳出,以求新求变与时代同行,成为深受儒学熏陶的一代士人一种沉重的选择。”^{[8]106}在“新青年”推崇的时代潮流面前,林纾所言,与之大相抵牾。这一类文章,捍卫纲纪,保存圣道,俯拾皆是,虽打上了浓重的传道说教烙印,但实则与其《春觉斋论文》强调的笃尚程朱理学、传圣人之教化的主张契合。

二、哀叹世态,张扬人情

姚永概《畏庐续集·序》云:“余知畏庐深,其性情,真古人也。”^{[1]605}此中真性情,与他以“血性”为文章不无关系。他落笔为文,饱含深情,感家国之兴衰隆替、亲友之荣辱悲欢,希青年存家国之思想,共延古文之一线。

社会久遭兵燹,满目疮痍,然清廷却腐朽不堪,不思变革。林纾于文中或借古鉴今,或直陈社会痼疾,或以冷峻的故事旁敲侧击,旨在引起人们的关注,总以救世为目的。如《书宋张浚〈艮岳记〉后》,开篇言:

土木者,天下不祥之物。人君而好土木,天下之尤不祥者也。艮岳之筑,其始因京城东北隅用形家言,培其冈阜以广皇嗣,乃不数年间忽幻为穹谷湛岩,广岭修栈,寻丈之石高表群山之颠,下浚景龙之江,不穷天下之力,功且莫就。况灵壁太湖之石,尤必越海跨江,凿城堕郭而至,帝宁不知其扰?^{[1]568}

此文笔墨酣畅,情感充沛,却又含而不露,是言艮岳,实则言慈禧太后穷天下之力修建颐和园一事。宋徽宗不仅纵情山水、不以民事为急,还听信堪舆家之言,培厚土山以使皇帝后嗣繁衍,为此不惜骚动天下,“害不止于凿城堕郭也”^{[1]568}。林纾通篇未言今之事,实则借古而喻今,望人君以此为鉴。然而清廷终究还是走上了亡国之路。民国

时,林纾曾与友人一同游颐和园,并记之为文。文中有言:“光绪中叶,罄全国海军之资,悉资此园”,“昔读张謇《艮岳记》,感慨怆喟,知穷治土木者,匪有不亡,因係之以文,乃不图。未及三十年,若亲履艮岳之地。”^{[1]637}于感时伤乱之悲戚中,渗透着无可奈何之感。

在林纾与友人的论述中,亦可了解到时局之破碎与官场之黑暗。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指出,书之为体,在陈时政、论世局时,“或叙离惊,或抒积悃,所贵情挚而语训,能驾驭控勒,不致奔逝,奋其逸足,则法程自在,会心者自能深造之也”^{[5]6359}。一方面强调真情致的抒发,文从而字顺,另一方面要求文章有脉络,有主线。如《与魏季渚太守书》一文,林纾期与魏瀚相遇却未能遂愿,夜深人静之时书友人,曰:“方今小人之多,任事之难,在古实无可比例。盖上有积疑之心,下多分功之思。有积疑之心,则肤寸之失,足累乎全局;有分功之思,则觖望之事,弥甚于仇讎。”^{[1]569}魏瀚负责制造船舰,朝中阻力颇多,纾以郑袖短楚美人喻人言之可畏与魏瀚所处的局面境地,故有所计,纾云:“不当南归,当于北地择一善地处之,勿见才勿任气。”^{[1]569}全文以担忧魏瀚遭人构陷的心情贯穿,通过记叙缘起,分析社会弊病,后为魏瀚出谋划策结构全篇。其友梁节庵、胡瘦堂、侍御史江公等,皆因直陈时事、弹劾亲贵遭排斥,林纾对此痛心疾首,与友人离别时为之一一作序,其文脉络清晰,语语真挚,直言时弊之语更是发人深省。“呜呼,天下之大势汲汲矣!今又屏斥其忠说敢言者,使之汨没于诗流,栖隐于幽邃,资后世史家之叹惋,宁为国家之福?”^{[1]619}怀才之士无立锥之地,只能落寞于山水间空自嗟叹。“今日中国如沉痾之夫,深讳其疾。阳欢诡笑以自镇,用介福繁祉之言,进则悦。若日抑抑于座隅疾者,决以为不详而斥之。”^{[1]618}

如果说林纾对社会黑暗的直接抨击让人有清醒的认知,那么其以冷峻诙谐之调针砭时弊,则是以旁观者的立场发声,在风趣之外彰显弦外之音、声外之韵,发人深省。《书郑翁》中主人公为驱臭虫而借蚁之力,其困勿减反增,甚至因此而丧命。林纾在文末总结:“天下托卫于非人,而适亡其人之手,宁非郑翁欤?”^{[1]598}林纾认为一味依靠洋人而求本国富强乃愚蠢之行径。《书葫芦丐》则借下层乞丐的古怪言行道破社会痼疾之深。文中此

人乃一奇人也,日常所得恒多于其他乞丐,能文且信守承诺,每执笔书,必念皇帝之恩,其言曰:“吾无功,日令百户之人供我醉饱,有司不以为罪,此皇帝宽典也。夫今之作邑者,取醉饱于一邑;作郡者,取醉饱于一郡,其无功与我埒耳。吾惟无功而耻食于百户之人,乃愈不忘吾皇帝也。”^{[1]598}丐尚以一粥一饭念皇恩,那些饱食终日的官吏,不仅“无功而耻食”,还不图思进,与丐相比,又不如也。

林纾屡言要存一种家国思想,上念邦国,下恋家人。他对家人的真挚之情,落之为文,往往由物及人,见物怀人,或以景物的渲染,衬托一种哀情,在回忆中重现过去生活的温馨。如《先母陈太宜人玉环铭》以一玉环引出祖母、妻子及弟秉耀三人,可谓精心。玉环由弟秉耀在台湾购得,后弟卒亡,祖母在整理旧物时得此环,故随身佩戴,宝之如恋秉耀,后在生病之时赠予林纾之妻。琴南不着力描写自己因玉环而睹物思亲,反言“纾自尔不更目环也”^{[1]598},内心之苦痛显见。《周养庵簪灯纺织图记》记周养庵之母转而念及其母,曰:“忆先君见背,纾年十九,其差胜于养庵者仅之,然吾母之劬良未后于太夫人也。横山老屋,树台鸱啼,星火荧然,纾挟卷就母姊刺绣之灯读,必终卷始寝。”^{[1]634}当时家中还要靠母亲及长姐针线所得度日,在惨淡的生活境况之下,幸赖母亲“知书明大义”供其读书,如今景物历历在目,在静谧的氛围中体现出林纾含蓄蕴藉的风格之美。“余既欲状其凄暗之情,宁非自状?”^{[1]634}人非草木,当客观之物与内心中的思亲之情相合,焉能不悲?又《谒外大母郑太孺人墓记》,开篇便以描写墓周围之景展开:“墓下荒冢累累,左右丑石怪列,稚松长未及人,已见斧于樵,墓之颠野树丛杂。”^{[1]591}此景在积淀一种哀情的同时,更是文章一处伏笔所在:虽纾每年寒食与重九皆至而祭,何以外祖母之墓竟如此荒芜?林纾对此不直言,反以母亲每次在林纾祭祀归来之时询问“陈氏有人来祭与否”^{[1]591},此一问后转而叹息外家之衰,泣涕涟涟。可见外祖母墓杂草丛生,乃除林纾之外祭者寥寥所致。但琴南言尽止此,并未对此做过多伤感之表达,实则顿笔,以防文章一气至下,全无内蕴,故林纾以外祖母生前事略论之,其中言及自己受益之处,外祖母“尝言童子不能以慧钝决所成,但观立志,观志即其所羨者。若见衣食而慕,

其成就终当为恒人矣”^{[1]591}。既如此,在结尾处又教导子孙,希望能常去省视外祖母之墓,虽是期望,却又回到文章主旨,即不愿见太孺人之墓无人祭奠。由母亲到自己,进而再教导子孙,是为继承,主旨明晰,内中蕴含琴南之心血,其中真情绝不是矫揉造作而发。

综上所述,此类念亲之作,以景物勾连人物,所发之情,是人生悲感之感的沉淀,不是呐喊式的,而是曲笔写情,间以倒叙、顿笔、插笔等技法。

朋友乃五伦之一,无论是写国家、亲人亦或朋友,林纾之文,一方面反映其对伦纪纲常的重视,另一方面,情感汪洋恣肆,足见其对真情的推崇。琴南集中,涉及朋友的文章多为送序与书等形式。“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9]257}林纾以昌黎之文为范例,学习其送序笔法。在《春觉斋论文》中,他指出送序“不可用古人的诗句起笔”^{[5]6413},且每篇起笔都当不同,文集中数篇送序恰好可印证此旨。如《送姚叔节归桐城序》,姚氏乃惜抱先生从孙,桐城派绍述者,起叙与姚氏的相识与交谊,按时间的脉络,“前二十余年”“又十五年”“又五年”,层层讲述;《送林作舟作令阳山序》起笔则以刘梦得、韩愈为官经历引出阳山之利,“夫阳山号天下穷处,而有魁儒为之令。风俗当朴古而易治”^{[1]570},为友人树立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送王肖泉先生之天津序》点明王氏赴天津之背景,当时外兵进犯、神州破碎,国中却乏精通西语者与之调和。就文章开头来看,各篇并不相类,“匠心独运,自有不同之同”^{[5]6413}。

林纾作为老师,先后在多所学校授课,门下弟子为数不少,故其深情,还体现于对弟子的谆谆教导上,其《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全篇洋溢着对青年的期待与厚望。文中指出当前古文不见于用、受到抨击,不是因西方文学传入后传统文学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是根本在于本国后生青年以古文为腐朽,争欲弃之废之。故他奔走呼号,希望学生能与自己一道,捍卫古文,文中言:

今同学诸君子,皆彬彬能文者,乱絺复得聚首,然人人皆悉心以古自励。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暗然而熠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方兹,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

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1]617}

林纾认为世道终有清白之时,乱离之后,若古文不存,实为士子之痛。对于浸润传统经典之学而成长起来的林纾而言,古文存留,实乃国之幸。又恐自己之后,无人绍述,故将保留古文命脉之责委之学生。在希望学生为古文留得一席之地之同时,琴南亦表现了以中学为本的思想。如《送林仲易之日本序》云:“生当无忘中国之所有,取东人之爱国者,用以自爱吾国,并以自存吾学,斯幸矣。若夫窃东人之绪余,故为奇创夺常之论,以文之侈,其得诸东者,貽笑东人,于生又何取焉?”^{[1]650}学生林仲易要去日本学习法律,林纾教其学习日本国民之爱国精神,用之以爱本国,不可因外人之学而轻视本国传统。又《送正治学校诸生毕业归里序》有言:“今诸生毕四年之力,颇闻古圣人之道,且略窥西人治艺之樊矣,或有挟资以西游者,吾又甚愿其勿右西人之艺而左吾道也。”^{[1]650}西人之学为“艺”,本国之学为“道”,不可本末倒置,将艺学凌驾于道之上。临别之际,林纾对学生的恳切之语,感人至深。

三、恣意山水,独抒性灵

古之文人,游览山水,至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时往往有记,柳宗元可称大家。纾谓:“子厚记山水,色古响亮,为千古独步。”^{[1]596}林纾对柳文的推崇集中表现在对山水之景的描摹上,观其文集中数篇游记,其笔法文法获益于子厚甚夥。

《记花坞》开篇便言简意赅地点明花坞的地理位置、名称由来、周围景物等,构成一幅清新秀丽的画卷。其状藕香桥之貌,突出“幽丽”二字,“幽”乃“深绿间出红叶,人声阒然”^{[1]596},单听得画眉鸟之声回响;“丽”则景致疏朗,各不相袭,“或砌小石级,状若修蚯蚓入云,莫穷其端;或疏篱当竹,梵唱琅然”^{[1]596}。文章通过水中的游鱼而衬托潭水之清冽,显然是得了柳宗元的启发。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境,至林纾,则为“潭中生石菖蒲,小鱼出没菖蒲,涵虚若空游,或联队行,或否”^{[1]596},将鱼儿生动活跃的形态与个人的心境相联,仿佛来此的游客亦是如此,或独自一人观赏,或与友人相约至此。琴南于《柳文研究法》中

评子厚此文,言:“水石合一,一种幽僻冷艳之状,颇似浙西花坞之藕香桥。”^{[5]6 515}观琴南此文,何尝无窈然之境?实则此景此境,乃心与物合所致。“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琴南学子厚,得其神与物合,方生至文。

林纾认为柳宗元山水游记:“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造语尤古,独之令人如在郁林、阳朔间。”^{[5]6 363}而其文中,对山水景物的描摹,往往以多种表现手法呈现,以求得物之工。有以比拟手法增添景物的生动形象,如“山势下趣,望山上小树,皆斜俯如迎人状”“林深石黑,突怒梗道,如怪兽,如魑”^{[1]635}(《记翠微山》);有对声音的精细构想,如“泉平齿始外达,按齿递泻,幽细如锵风琴”^{[1]597}(《记水乐洞》);“幽窈莫竟,投以小石,琅然作声,如坠深穴”^{[1]595}(《游棲霞紫云洞记》);亦有对色彩的重视,如“溪次有微径两三道,咸阴沉上沮白日,细草翠润,香气蓊勃。稍南多杉,霜皮半作深紫之色,杂立竹中,紫翠荡漾,如垂湘帘”^{[1]596}(《记花坞》)。其《记九溪十八涧》一文,则将比拟与空间的疏离结合。“春箴始解,攒动岩顶,如老人晞发。怪石折迭,隐起山腹,若櫺、若几、若函书状。”^{[1]595}春笋脱壳,飘摇于山岩间,高洁脱俗,生机盎然。山间石头的形状,更给人极强的空间层次感,甚至能让作者联想出有线装古书之貌。此乃远眺山岩所见。林纾进而写道“即林表望之,潏然带云气。杜鹃作花,点缀山路”^{[1]595},由山岩,到丛林,进而到脚下之路,由远及近,逐层展开,可谓一步一景。试看其《记超山梅花》中摹写梅花:

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见梅花。里许,遵陆至香海楼,观宋梅。梅身半枯,侧立水次,古干诘屈,苔蟠其身,齿齿作鳞甲,年久苔色幻为铜青。旁列十余树,容伯言皆明产也。景物凄暗无可记。余索然将返,容伯导余过唐玉潜祠下,花乃大盛。纵横交纠,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径;远馥林麓,近偃陂陀;丛芬积缟,弥满山谷。^{[1] 596}

林纾笔下的梅花,着眼于枝干、颜色、气味等,其状梅身与花朵颜色,却是通过不同地方展开的,

香海楼处之梅,仅摹梅身苔色,至唐玉潜祠中,则突出花朵缟素之色。两处结合,方得梅花全态,中间加以心情的转折,以为梅花之境,至香海楼,仅此而再无景致,转而在友人的导引下豁然,在叙述中更以沁人心脾、香满山谷的梅花香味烘托梅花之多,实为可圈可点。

这些山水之态,一方面助益其绘画意境,林纾览后,往往“闭目凝想其胜,将图而藏之”,或以笔及时记之,作为其绘画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就古文而言,这种体物之工,落实到文章中,不仅仅是对事物色彩、形态的关注,更在于追求情感的细腻化。

当然,林纾笔下描摹的山姿水态,非一味于黯然的社會中寻求自然的生机,亦有眼见山水名胜心生黍离之悲的作品。其《湖心泛月记》,在如泣如诉、凄冷哀怨的箫声的伴随下,言“余读东坡《夜泛西湖五绝句》,景物凄暗,忆南宋以前,湖面尚萧寥,恨赤壁之箫弗集于此;然则今夜之游,余固未袭东坡耳。夫以湖山遭幽人踪迹,往往而类,安知百余年后,不有袭我者,宁能责之袭东坡也?”^{[1]597}时局败落,悲从中来,与东坡诗中所绘月夜西湖之景形成比对,生出寂寥茫然之感,是以神州破碎无人济,文人怀才不堪用,则琴南以文济世之心,可赞可悲!而他的《游西海子记》《游颐和园记》《谒孔林记》等篇,则将社会境况与山水名胜紧密结合,在物是人非的现实中,笼罩着浓郁的悲慨。《游玉泉山记》,作者的情感随景物的变化愈发哽咽,首见郁树丛生之景,渐则转为“殿额久毁,沿道多破庙”^{[1]638},历叙远眺之排云殿与近处之趵突泉后,不禁慨然曰:“自戊戌迄辛亥,宇内无宁日。今登兹峰而望昆明楼,殿存而时代非,能无动今昔之悲耶。”^{[1]638}昔日森严殿宇,今则游人随意进出。《游西海子记》一文亦有此心此情:“树阴池影,苍翠万状,今昔皆历历成为陈迹矣。呜呼!离宫别苑,易代而生,人之咨叹者,特资为诗料,摭其古怀而已。余则目击盛衰,今复亲谒涵元之殿,一一怀想当时,悲从中来有不能自己者。游后经月,而太液池光尚隐隐于梦中照余枕席也。”^{[1]638}昔日康乾盛况,人潮攒动,今日阒然无声,凄寂无人。尾句乃一点睛之笔,纾不直言对故国之怀恋,却以梦境中出现的太液池之光,表现其作为清朝遗民的亡国之悲,此为司空图所谓“味外之旨”也,读者当于言外求之。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9]299}林纾的古文作品是理与情的结合,“无鞞帨组绣之华,而有经理性情之实”^{[10]211}。在明道正教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在寝馈浸淫韩、柳、欧、曾等古文大家的基础上,林纾重视古文意境的营造,在缜密谨严的法度之中,能“肖自己”,不乏创作个性,深得文心之妙。

参考文献:

[1] 清代诗文集汇编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775 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 薛绥之, 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3] 陈良运. 中国历代文章学论著选[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3.

[4] 谢榛, 王夫之. 四溟诗话 薑斋诗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5] 王水照. 历代文话(第七册)[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6] 朱羲胄. 民国丛书(第三编 76) 贞文先生年谱[M]. 上海:上海书店, 1991.

[7]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 1977.

[8] 王婷. 恤民体道:林纾文章血性论研究[J].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018, 16(2): 103-108.

[9] 严云绶, 施立业, 江小角. 桐城派名家文集[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10] 方苞. 方望溪先生全集(文集)[M].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3.

[11] 姚鼐. 惜抱轩全集[M]. 北京:中国书店, 1991.

(责任编辑:王圆圆)

(上接第 432 页)

参考文献:

[1] 张俊才. 林纾评传[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2] 钱钟书. 七缀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3] 林纾. 畏庐文集[M]. 上海:上海书店, 1992.

[4] 浙江大学, 浙江丝绸工学院, 杭州高级中学校友会. 林社九十周年纪念册[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1.

[5] 张亚权. 汪辟疆诗学论集[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6] 钱钟书. 石语[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7] 张天星. 汪康年铅印林译《茶花女》考论[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1(4): 25-30.

[8] 谢水顺, 李珽. 福建古代刻书[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9] 范当世, 马亚中, 陈国安. 范伯子诗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0] 董桥. 英华沉浮录(六)[M]. 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2.

[11] 张俊才. 顽固非尽守旧也: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12] 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13] 林纾. 译林序[J]. 译林(创刊号), 1900.

[14]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5] 斯托夫人. 黑奴吁天录[M]. 林纾, 魏易,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16] 德富健次郎. 不如归[M]. 林纾, 魏易,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17] 林纾. 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叙[M]//吴俊标. 林琴南书话.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18] 袁荻涌. 二十世纪初期中外文学关系研究[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王圆圆)